

# 桂花入馔

■陈茂生

以往十个月前，上海弄堂里最勾人的莫过于“桂花一甜酒酿”的吆喝。走街串户的担货郎刻意拉长“桂花”语调，“甜酒酿”三字则语速较快的一笔带过。放下货担自有人拿着碗盆围拢过来，还特意关照“多放点桂花”。而奶奶会挑剔地说“桂花颜色暗，不是今年的吧？”担货郎当然不承认，其实奶奶也就说说，显示眼光不一般而已。回家招呼我“娃儿快吃，桂花好香；记得给你爸妈留一点。”

当然，除了桂花甜酒酿还有桂花糖年糕、桂花糖藕……金秋时节，桂花入馔，让日常的生活平添了一点雅性。餐盘里撒落的桂花瓣，看似花型纤细、轻描淡写，即便是配角点缀也有四两拨千斤的能耐，以绵长的幽香让一道道菜肴、点心或佳酿有了别样情致；若无，便显得有些平庸。往常，如吃完了菜还留几丝桂花，奶奶会夹到我嘴里“桂花当金丝，别浪费了。”

在《红楼梦》里，曹雪芹笔下“大观园”里那些痴男怨女在争风吃醋、游玩赋诗之恩恩怨怨中，清雅脱俗的桂花就是档次、身份、关系不可或缺的标志，在“吃”上尤其甚。第37回“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”有这么一场景：袭人给史湘云准备了两份秋天应景的糕点，其中一个碟子里装的是“桂花糖蒸新栗粉糕”并特别吩咐道：“这都是今年咱们园子里新结的果子，宝二爷送来与姑娘尝尝。”第41回“贾宝

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”里还提到，贾母令人拿上点心。“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两样。这盒内是两样蒸食”其中一样就是藕粉桂花糕。

那时“高端大气上档次”的桂花糖蒸新栗粉糕、藕粉桂花糕，也许就是贾史王薛四大富贵人家厨房大师傅灶边忙半天，那些有闲金贵的女孩子再轻施纤手撒点桂花，当作消夏赏秋的游戏罢了；如今真算不得啥。当下若行走江南，尝尝众人一致点赞“将桂花天然真性发挥到极致”的桂花艾实糕，肯定完胜于两者。

每年八月过后，江南的鸡头米熟了。长三角水乡古镇沿河长廊下，处处都有剥艾实的人。上年岁的大伯大妈手脚麻利，连家中小孩也剥得一手乌紫色，不亦乐乎中没人觉得是件麻烦事。新鲜艾实有点隐隐药味，掺和麸皮炒熟后打磨成粉，去除了药气还有特别的甘香；关键是加入干桂花一起磨，使得只闻其香不见其形。街边随意哪家路边饮食店都有现做现卖的桂花艾实糕，尽管卖相拙朴但味道惊艳，趁热掰一块入口，柔软又有糯性，唇齿间弥漫艾实与桂花丰盈的香气，顿生一尝为快的欲望。食罢竟思路大开，凑出四句歪诗“糕中无木樨，但闻桂花香；返身问老板，打包都带走？”

广寒宫阙中，桂树即霓虹。如果传说当真，世界上最高的桂花树就是月亮上的那棵了，“月桂”因此成了桂花中的珍品。桂花入酒，历史悠

久，就如著名诗句“吴刚捧出桂花酒，寂寞嫦娥舒广袖”那样呈现，屈原的《九歌》里就有“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”，那时就用桂花酒祭祀英灵。而向往“不必骑鹤上扬州，能饮到厝边隔壁亲种的桂花茶，人生就够幸福了”的中国台湾作家林清玄，在散文里介绍桂花酱制作“秘方”：“把盛开的桂花采下，在玻璃罐中放够半罐，然后把酸梅的肉剥下，撕成碎片，放入桂花罐中，最后以蜂蜜倒满罐子，用蜡密封，10天后就可以食用，而且愈陈愈香。”方法不复杂，大可一试。

桂花别称“木樨”。鲁菜中著名的木樨肉，原料有猪肉、鸡蛋、黑木耳、黄瓜等，将鸡蛋炒熟放入盘中犹如桂花一般金黄；故名。此菜营养丰富美味可口，但与桂花没有瓜葛。

街头桂花树一串串花蕾已开始积蓄吐香的能量了。季节更迭，桂花的芬芳承载着土地的问候，随闯入胃，感受到了吗？



桂花艾实糕



# 北外滩

雄伟的果子沟大桥  
第685期  
摄影 汪小妹

# 月饼飘香

■陆金美

周末晚上闲来无事，漫步小区，一阵凉风拂过，带来一阵沁人心脾的香甜，循味抬头而望，只见对面几家店铺灯火通明，广告牌“加工月饼”的四个大字十分抢眼。原来，他们在连夜为客户赶制订做的月饼。从他们繁忙的身影里，我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节氛围。

现在市场上的月饼种类繁多，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上可口的月饼。我小的时候，在乡下，物资匮乏，商店里卖的豆沙、五仁等月饼，是买不起的，中秋节的月饼都是自家做的。记得中秋那天，母亲早早地发上一盆面，买回几两红糖，把自家种的红赤豆煮熟，再用擀面杖捣成细泥，拌上红糖做成馅料。下午，母亲便着手做月饼了。先把父亲做的月饼模拿出来洗净，然后和面，面和好后，再拽成一个一个小面团，用手心将它揉搓成比拳

芥大的圆球，并在上面用手钻个孔，把馅料放进孔里，接着再放到模子里压实，当然那月饼模内壁事先会擦点面粉和芝麻。然后将象征着合家团聚的圆形月饼从模子里倒出来，模子里雕刻的花纹和图案也都印在饼上了——一个个漂亮的月饼便做成了。烧小火，在锅里放油慢慢用火炕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那一个个圆圆的月饼在锅里慢慢膨胀起来，表皮泛起了好看的金黄色，同时散发出阵阵清香，把人的肚子上的馋虫都给勾了出来。我吸着鼻涕站在锅台前，急着伸手抓一只月饼，拿在小手里闻了又闻，看了又看，轻轻地咬一小口，外脆里甜，口感细腻，贴心暖胃，那香甜滋味真是太美妙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我都做爷爷了。中秋临近，妻子按捺不住一家人在一起过团圆的

快乐，早就就电话联系在省城的儿子，要他们一家子早点回来过中秋节。这两天妻子把超市跑遍了，冰箱被塞得满满的，双黄莲蓉、蓝莓、牛肉等馅的月饼也放满了桌子。儿子儿媳劝她少买点，超市什么好东西都有，随买随吃又新鲜。可妻子就是听不进去，依然每天兴奋地采购。看得出，妻子越忙越快越快乐越幸福。

我站在小区的人行道上，朦胧中看见，那一轮金黄色的月亮，正挂在小区大门口那棵银杏树的树梢上，为小区的游子照亮回家的路。您瞧，那些在月光下，带着放假的孩子，拎着大包小包行走的人们，正朝着家的方向前行。月圆团圆人团圆，我想在一年一度的中秋夜晚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香甜的月饼，喝着淡淡的茶水，一边赏月一边说着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真是人生最美好的幸福时光。

# 安吉情思(三章)

■金洪远

抹不开的是对你的记忆  
留给我的是不尽的情思

## 竹

这里是竹的世界！  
碧绿的翠竹，簇拥成绿的屏障。有的挺挺，有的高傲，有的婀娜，她会让你想起浩然正气的文天祥，想起疏狂不羁的郑板桥，当然还有泪洒青竹的湘妃。这是一个想象的宝库。  
清晨，朝晖给她的梢头镀一层橘红；夜晚，被她高高地挑起，空气因之而清新，小道因之而幽静。  
这是一个想象的宝库。  
风来了，她挽着手；雨来了，她挽着手。顶着千百次的抽击，依旧葱茏！坚硬的黄土里，又挤出许多毛茸茸的小天使。  
这是一个想象的宝库。  
这里是竹的世界！我想跻身进去，做她合格的一员。

## 扇

我从安吉带回一把竹扇。  
绿色的扇面，绿的那样深沉，绿的那样含蓄，像是莫干山里摇曳的翠竹，像是莫干山飘逸的绿云，像是莫干山凝碧的溪水。  
我把这柄绿色的扇，送给我的亲朋好友。  
在这炎夏的季节，她会给你扇来翠竹梢头清凉的微风，她会给你扇来竹丛间轻云般的凉风，她会给你扇来泉水泻下的清风，带着这“清凉世界”特有的清凉，为你扇去燥热，扇去困倦，扇去迷惘。  
哦，我更希望你时时陪伴着你，扇旺你心头那簇簇青春不老的火焰……

## 竹径

你见过安吉龙登台这样的竹径吗？  
浓密的翠竹林，掩映着一条长长的、青石板铺就的小径，曲曲弯弯，向着白云环绕的远处逶迤。像是一条起舞的绸带，飘飘忽忽，闪落在青峰翠林之间。  
最难忘，晨曦微露的竹径会时不时传出拄杖的击声，那是老人们晨练欢跳的心声；最难忘，朝霞染红的竹径会飞来一群翩翩的蝴蝶，那是姑娘们缤纷的花裙；最难忘月华初照的竹径，飘出一缕缕清脆的笛音，像是一只扑闪着翅膀的小鸟，为你衔来沁人心脾的竹的清甜。  
哦，可爱、美丽的竹径，我愿这长长的竹径更远地向前延伸。只要人们喜欢：我就是延伸路上一块青青的石板，一杆青青的翠竹……

# 当年台风漫申城

■陆凌逸

时令已到初秋，最新的秋台风“灿都”却来势凶猛。好在各级部门领导上下同心，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扎实有保障，大市漫漫申城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年轻人不知道，20多年前台风袭来的上海滩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

我家原住在老北站的石库门弄堂，一楼客堂间。短短一条罗浮路是虹口区和原闸北的交界线，我在原闸北这边，有10来排，90多幢外表相仿的石库门建筑，黑漆大门上方砖石雕刻出繁复花纹，显得很气派。但一下暴雨尤其是刮台风时，马上原形毕露，弄堂里积水严重，家住底楼的住户首当其冲。因为石库门老弄堂地下管道多年未换，水管淤堵严重，雨水一多根本就排不出去。

俗话说：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这话放在石库门建筑却不起作用。弄堂积水迅速，即使在大门前垒起沙包土袋抵挡，天井里还有一个窨井，雨水突突地往上冒，很快就漫过了天井的地坪，一漾一漾地往客堂间的门槛涌来。此时天上雷声隆隆、雨声喧哗，母亲愁眉苦脸地站着，一筹莫展，我也束手无策。有时暴雨初歇，雨水恰好停在门槛下面，不免轻吁一口气。有时则雨大风狂，雨水趁着风势漫过门槛，登堂入室，长木条地板就浸泡在雨水里。更令人猝不及防的是，三楼晒台的落水管竟然突然断裂，雨水沿着斜陡仄仄的木楼梯顺势而下，形

成前后夹击之态，此时顾此失彼，忙作一团。我心中实在恼恨：以后若换房或买房，绝对不住底楼！

地板被雨水浸泡过，只能换做水泥地坪，冬天就会感觉更加阴冷。而弄堂里的雨水冲到天井里，带着乌七八糟的垃圾等，尤其是每条弄堂里都有一个蓄粪池，尽管蓄粪池离我家尚有一小段距离，但污水肯定混杂在雨水中。母亲是多么要干净的人啊，怎么能够容忍家里浸泡过污水？雨过天晴，母亲指挥我把天井里的杂物全部搬到弄堂里，用硬板刷沾着肥皂水，一块地坪一块地地使劲刷，刷得水泥地坪露出灰白色的肌理，我再满头大汗地用铅桶从灶披间拎来一桶桶清水，使劲地冲洗。邻居们都啧啧称道：王家姆妈实在是爱清爽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母亲夜里躺在床上，腰酸背痛，唉声叹气，对当年选择住在底楼后悔莫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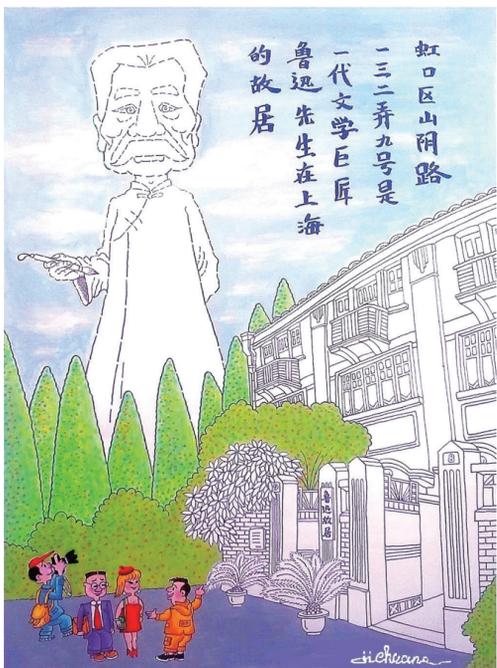
记得还是新世纪来临前的那年夏天，我已搬到上海北部汶水路上的永和小区，离开老北站有很长的一段距离。当晚在母亲处吃罢晚饭，突然间狂风大作，下起了暴雨，就是因为台风来临。我坚持要回永和小区，母亲劝我不要骑自行车，还是坐公交车安全。但当年永和小区刚建成不久，公交线路极少，只有一辆79路区间车，晚上九点左右就停止运营，想想还是骑车爽气，所幸尽管暴雨倾泻如注，但停歇得

也快，我赶紧骑车就走。

一路上有些路段已开始有积水，七弯八绕后总可以避开。到了共和新路、汶水路路口，雨又下来了，我戴上雨披，想一鼓作气赶紧骑回永和小区。但汶水路那时还是一条破旧老路，还没造中环高架，地面坑洼不平，积水严重，双脚踩在踏板上，会浸没到水里。汶水路又是从共和新路到永和小区的唯一道路，别无他途。我当时穿着一双八成新的皮鞋，让皮鞋浸在水里有些舍不得，就脱下皮鞋放在自行车的前兜里，再用雨披盖好。此时天上电闪雷鸣，大雨倾盆。我仗着年轻力壮，也没感觉害怕，就这样一直骑回了家。脱下雨披却傻了眼，车前兜里只有一只皮鞋，还有一只不知颠到哪里去了。想回头去找，黑灯瞎火的哪里找去？

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，心想一只皮鞋总没人要，等天亮了原路去找找，兴许还在。恍惚间天已大亮，赶紧翻身起床，骑车冲了出去，汶水路上却更有早行人，勤快的清洁工人早把路面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问她，摇摇头，那只皮鞋不知丢到哪个爪哇国去了。

现在站在八楼的阳台上，心定神闲地看着暴雨像万千颗珍珠，随风飘摇而下，城市被冲刷得越发干净和整洁，地上却不会长时间积水。同样面对台风和暴雨，我的心情已迥然不同，就越发感恩为美好生活而作出不懈努力的人们。



虹口区山阴路  
一三二弄九号是  
鲁迅先生在上海  
的故居

《鲁迅故居——大陆新村》  
漫画 李济川

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来了。过中秋讲究的是赏月，所以中秋之夜在诗人的笔下，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之情的夜晚。回想几十年前的小辰光，每年的中秋节之夜，天上的月亮倒总是圆的，不过心里的浪漫之情，却没留下来多少。

阿拉小辰光，平常的吃食少，中秋节是阿拉这帮“小鬼头”最盼望的节日之一，因为到时候就能吃上美味的月饼了。

不过那时候，大家屋里厢的经济条件都不好，大多数辰光只能够吃到相对便宜的苏式月饼，感到已经蛮知足了。记忆当中，苏式月饼好像卖八分洋钿一只，广式月饼要卖到二角洋钿左右一只。

记得每到中秋节夜快头，阿爹下班的时候，在我们几个“小鬼头”眼光的盯扫下，他从黑颜色的人造革包里，拿出一只被油浸透的纸袋袋，里厢装满了香味扑鼻的苏式月饼。几只月饼的馅子都是不一样的，有五仁、豆沙、芝麻、玫瑰等等。

等吃好了夜饭，阿妈就会拿月饼分给我们几个小囡，阿拉拿好月饼舍不得吃，就跑到弄堂里平常白相的地方，大家去比啥人家的月饼好吃。小伙伴们都称之为“斗月饼”。

这时候，又圆又大的月亮就挂在大家的头上，但啥人都顾不上去看，都互相叽叽拿出自家的月饼来，亮相给小伙伴们看。大方点的还拿月饼塞到对方的嘴巴旁边，讲依咬一口尝尝看，老好吃的。

有辰光对方既没分寸，一口咬大了，拿月饼的手就赶快缩了回去，还骂道，依个馋佬派，介黑心个！往往月亮还没走远，阿拉这帮“小鬼头”手里的月饼就全到肚皮里去了。

# 中秋之夜「斗月饼」

■任焯越



《唐诗三百首》 扇面 罗丹